



消逝的古横江

□黄俊生

扶海洲与大陆涨接之后,沙洲如雨后春笋般诞生,势头不可阻挡。不久,一个重要的大型沙洲出现了,这就是后来成为南通主城区也即崇川区的“胡逗洲”(亦称董豆洲),在古如东沙咀南侧浮出水面。沙洲四边环水,洲上水泊、河道交织,封闭的环境与农渔业生产的自给,使沙洲民风淳朴。宋初,乐史在《太平寰宇记》中写道:胡逗洲在海陵县(今泰州)东南三百三十八里海中,东西八十里,南北三十五里,民众多流人,煮盐为业。

西汉末年,王莽篡权,胡逗洲开始在水下孕育,到南朝(420—589)时期诞生。南朝,这由四个汉族建立的宋、齐、梁、陈王朝,上承东晋,下启隋朝,与北方黄河流域鲜卑人建立的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等政权对峙,合称“南北朝”。与人间朝代更迭、兵燹频繁相同步,长江口也处在动荡嬗变、沙涨沙退之中,胡逗洲东海上边,浮出大大小小数十个沙洲。那时,胡逗洲以西陆地,曾设立一批县级行政建制,如蒲涛、临江、海安、如皋、宁海,这些县后又分部裁撤,到唐代并入海陵县。

“胡逗洲”最早出现于史籍,与一桩历史事件和一个叫侯景的墙头草式的历史人物有关。侯景其人,读过历史的应该不会陌生。南北朝时,侯景为北方东魏大将,投降了南方梁朝,又与西魏暗通款曲,后以“清君侧”之名叛梁,活活饿死梁武帝,把一个昌明繁华的梁朝搅得四分五裂,走向衰亡。史书将这一事件称作“侯景之乱”,当

时官评就说侯景“狡猾多计,反覆难知”。

虽然,侯景曾以八千兵力横扫梁军,攻陷梁都建康,最终依然没逃过众叛亲离、身首异处的凄惨收场。隋唐时期史学家姚察、姚思廉父子合著的《梁书》共有五十章“列传”,其中第五十章专写侯景,文字居然长达一万八千字,这在古代史书中十分罕见。姚氏父子对侯景之乱的结局如此记述:

王僧辩遣侯瑱率军追景。景至晋陵,劫太守徐永东奔吴郡,进次嘉兴,赵伯超据钱塘拒之。景退还吴郡,达松江,而侯瑱军掩至,景众未阵,皆举幡降。景不能制,乃与腹心数十人单舸走,推堕二子于水,自沪渎入海。至董豆洲,前太子舍人羊鹍杀之,送尸于王僧辩,传首西台,曝尸于建康市。

关于侯景之死,《南史·羊侃传》中记述得更为详细:

景于松江战败,惟余三舸,下海欲向蒙山。会景昼寝,语诲师曰:“此中何处有蒙山?汝但听我处分。”遂直向京口,至胡豆洲,景觉,大惊。问岸上,云:“郭元建犹在广陵。”景大喜,将依之。鵠拔刀叱海师使向京口。鵠与王元礼、谢答仁弟谢蕤,并景之昵也,三人谓景曰:“我等为王百战百胜,自谓无敌,卒至于此,岂非天乎?今就王乞头以取富贵。”景欲透水,鵠抽刀斫之。景乃走入船中,以小刀抉船。鵠以槊入刺杀之。

根据《梁书》与《南史》描述,侯景的结局是这样的:

侯景在松江被击败后,将二子推入水

中,率心腹侍卫数十人向东仓皇逃窜,准备乘船从今上海西入海,逃往今山东境内的蒙山。船离岸后,侯景蒙头睡觉。侯景的小舅子羊鹍,已经萌发背叛侯景的念头,他吩咐船工听从自己的命令,改变航向,向西溯江驶往京口,暗地里去投靠梁军大营。船到了胡逗洲,侯景察觉行船方向不对,上岸打探,胡逗洲上有人告诉他,郭元建还在胡逗洲西边的广陵,侯景听后非常高兴,有心去广陵投奔郭元建。羊鹍不乐意了,拔出刀来威胁水手将船开向京口。羊鹍和王元礼、谢答仁的弟弟谢蕤都是侯景最亲近的人,三个人对侯景说:“我们为大王作战,百战百胜,自以为天下无敌,而今竟至如此,岂不是天意吗?如今向大王求头颅以谋富贵。”侯景一见,势头不妙,想跳水逃跑,被羊鹍拦住,侯景转身躲进船舱,用小刀挖洞欲逃,羊鹍长矛破开舱门,将其刺死。“侯景之乱”就此收场。

从以上记述看,胡逗洲在梁朝时,经济社会发展已达到一定程度了,住民不仅能够告诉侯景,胡逗洲西边就是广陵,还能告诉他,郭元建仍然驻扎在广陵,这足以证明,胡逗洲与外界保持畅通的联络,并非是孤悬寂寞的沙洲。

当侯景在胡逗洲江面蘸着鲜血,为自己发起的这场动乱画句号的时候,胡逗洲与大陆之间还横亘着一条长江入海水道,

这条水道最宽处曾宽达七八十里,史书称

作“古横江”。

让人始料未及的是,这强悍的江道海沟,到隋唐时期竟变得柔弱不

堪。唐天宝年间(742—756),开创过大唐盛世的风流天子唐明皇,最终把大唐领向衰败,安史之乱让他失去最宠爱的贵妃,也失去了自己的帝位,只得终日在太极宫里追忆曾经的纤云弄巧、霓裳羽衣。此时此刻,长江走了上万年的人海通道,也被自己带来的泥沙所壅塞,只有小股小股的细流兀自低吟浅唱,徜徉徘徊。新千禧年来临时,也即五代十国和北宋初年之时,古横江最终消失,胡逗洲与廖角嘴涨连一体,南通成陆史上第二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沙洲并接完成。

这次沙洲连陆,致使黄海海岸线内凹,处于海岸线的掘港、马塘、石港、金沙、余西、吕四,形成马蹄形海湾,地理学上称“三余湾”,其西部顶端即今通州区的石港,时称“卖鱼湾”,南宋末年,文天祥逃脱元军大营后,就在卖鱼湾渡海南下抗元。南宋建炎二年(1128),黄河南迁夺取淮河河道入海,近岸泥沙沉积大量增加,马蹄湾底岸线逐渐东移。1494年(明弘治七年),黄河全流夺淮,从盐城响水入海,三余湾岸线每年向大海延伸100多米,长江加速了她在入海口积沙造岛的步伐。

《南通传》连载第一章 浮海为洲;江与海的儿子(四)

丝路花语



秋斗蛐蛐

□赵一峰

旧时南通城乡有“发烧友”对蛐蛐情有独钟,一入秋便如痴如醉,张罗着逮虫、养虫、斗虫,拉开了“百日玩虫”的序幕。

旧谚:白露三天捉将军,意思是秋天白露节气前后是捉蟋蟀的黄金季节,可以抓到能征善战的将军蛐蛐。逮蛐蛐没有固定的地域,街头庭院或是田间地头都可。在街上抓蛐蛐是找那些老院子或者砖头堆,去郊区抓蛐蛐最好的是陈年草垛子。“将军不开口”,根据玩家的经验,凡叫得勤不一定是好蛐蛐。而那些叫声洪亮,发现有人来就不叫,等好久确认安全了才开声,叫几声就歇歇警惕性高的,十有八九是“将军级”的蛐蛐。藏在叶子或砖头下蛐蛐好逮,如藏身洞穴或墙缝,就要用蛐蛐挖子“引虫出洞”,实在引不出来只好“水攻”了(往洞里灌水)。逮着的蛐蛐装在二寸长细竹筒里,用纸团堵住,最多一晚上能抓二三十个。

白露前后“勤奋”的玩家能逮到二三百只蛐蛐,蛐蛐抓回来是不急着斗的,得好好养着。首先挑“全须全尾”的蛐蛐;其次看大小,一般个头大的力气大,但也有的不可貌相,也有个头小力气大的;再次看头,头的形状决定了蛐蛐的品质,有方头、三角头、圆头、寿星头等,寿星头最好,那时候的能力能支撑牙齿,不至于被掰断;最后看牙齿,牙齿大的自然是好,又有根据颜色分什么“紫牙乌”的,但据一些老玩家讲“狗牙子”最好,即牙齿锯齿到顶,牙尖带钩的,只是可遇不可求。

斗蛐蛐是个老少咸宜的乐子,或是耄耋老人,或是懵懂儿童,或是文人雅士,或是贩夫走卒,各阶层各色人都有。玩蛐蛐是“童子功”,从小时候开始,每年一到季节就“犯瘾”。过去斗蛐蛐讲圈子,过去南通城里或较大的市镇上几个要好的蛐蛐玩家组成一个团队,少则七八人,多则十几人,以某字为号,如“勇”字号、“天”字号、“义”字号、“仁”字号、“吉”字号等等,一个团队之内是不比赛的,要比就是某字号之间。改革开放以后,蛐蛐玩家有了自己的协会组织,玩家的蛐蛐都寄养在南通城里的“蛐蛐公房”,有私人饲养,确保公平公正。

比赛前要给蛐蛐分等级,过去是用“戥子”称,比中药铺里的还要小,讲究的

有象牙或者红木的,现在都用电子秤了。一般的蛐蛐六厘左右,七八厘的就是大的。分等级是为了公平起见,蛐蛐主人往往“锱铢必较”,级别相差的是不斗的,因为蛐蛐有个讲究,即败过一场以后就会信心大失,甚至斗志全无。斗败的蛐蛐就没有什么价值了,主人就将其放归自然。

斗蛐蛐是在专门的斗盆里进行,斗盆比一般养盆大,里面垫一层黄土,砸结实砸平坦了。两员大将入盆,战斗开始了,双方张开大牙纠缠撕咬在一起。短的话,几十秒就分输赢,赢的一方振动翅膀,洋洋得意,穷追不舍,败的一方落荒而逃。长的话,就如两个摔跤手,你来我往,闪转腾挪,主人屏住呼吸,提心吊胆,这也是斗蛐蛐趣味所在,具有观赏性。内行人讲厉害的蛐蛐,实际是主人的较量,比的是“养功”。赢的一方心花怒放,表面上还要裝得平静,败的一方心里懊恼,表面还得镇定,心里较劲下次东山再起。厉害的蛐蛐最多可连赢十几局,每赢一局都会记录,在黑板上划一道路子。到最后全年比赛结束看哪个蛐蛐“路子”最多,就是当年的“将军王”。据统计,当年羸了若干局以上的就是“将军”,一般是赢五局以上。同时也会评出最佳“虫师”,授予培养出将军王的玩家,也评出最佳“虫友”,授予比赛风度最好的玩家。

蛐蛐是“百日虫”,再精心侍弄也就两三个月光景,进入冬季,到十一月份蛐蛐就不再斗了,虫友收拾收拾蛐蛐罐只等来年了。

比赛前要给蛐蛐分等级,过去是用“戥子”称,比中药铺里的还要小,讲究的

有象牙或者红木的,现在都用电子秤了。一般的蛐蛐六厘左右,七八厘的就是大的。分等级是为了公平起见,蛐蛐主人往往“锱铢必较”,级别相差的是不斗的,因为蛐蛐有个讲究,即败过一场以后就会信心大失,甚至斗志全无。斗败的蛐蛐就没有什么价值了,主人就将其放归自然。

斗蛐蛐是在专门的斗盆里进行,斗盆比一般养盆大,里面垫一层黄土,砸结实砸平坦了。两员大将入盆,战斗开始了,双方张开大牙纠缠撕咬在一起。短的话,几十秒就分输赢,赢的一方振动翅膀,洋洋得意,穷追不舍,败的一方落荒而逃。长的话,就如两个摔跤手,你来我往,闪转腾挪,主人屏住呼吸,提心吊胆,这也是斗蛐蛐趣味所在,具有观赏性。内行人讲厉害的蛐蛐,实际是主人的较量,比的是“养功”。赢的一方心花怒放,表面上还要裝得平静,败的一方心里懊恼,表面还得镇定,心里较劲下次东山再起。厉害的蛐蛐最多可连赢十几局,每赢一局都会记录,在黑板上划一道路子。到最后全年比赛结束看哪个蛐蛐“路子”最多,就是当年的“将军王”。据统计,当年羸了若干局以上的就是“将军”,一般是赢五局以上。同时也会评出最佳“虫师”,授予培养出将军王的玩家,也评出最佳“虫友”,授予比赛风度最好的玩家。

蛐蛐是“百日虫”,再精心侍弄也就两三个月光景,进入冬季,到十一月份蛐蛐就不再斗了,虫友收拾收拾蛐蛐罐只等来年了。

比赛前要给蛐蛐分等级,过去是用“戥子”称,比中药铺里的还要小,讲究的

雨丝风片

观画展“博观约取”

□何志斌

金秋十月,“博观约取——侯德剑、邵连、冯卫军作品展”在南通博物苑展出。画展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市文联、南通大学艺术学院主办。

“博观约取”出自宋代文豪苏轼《稼说送张琥》:“博观而约取,厚积而薄发”。意思是具备广博知识和简约审慎的态度,能在学习和实践中获取成功。体现了古代文人智慧,也启迪当代人更多思考。

侯德剑为最长者,南通书法国画研究院原院长,是另两位画家的长辈及导师。一进展厅,首先看到的是侯德剑的画作,中国画《春归》《观战图》《分享》《安神曲》《清韵》等,均是侯德剑的得意之作。侯德剑说,我是中国人,我热爱中国,热爱中国文化,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、文化自觉,丰富国人的文化精神生活,天经地义。这辈子,就做创作中国画这一件事,生命不息,作画不止。侯先生属牛,擅长画牛,把自己的童真趣与顽童心态融入作品之中。侯德剑1949年生于南通市,1989年北京中国画研究院研修结业,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、全国获奖,被中国画研究院收藏,入选《中国新文艺大系美术集》《中国现代美术分类全集》,画作先后赴日本、美国、新加坡等国展出;曾任市美术家协会主席,南通书画国画研究院院长,现为南通大学兼职教授。侯德剑以战斗英雄为题材的两本连环画分获全国二等奖及省一等奖。侯德剑以“文武修身,德艺养性”为座右铭,他参加南通市冬泳队力挫俄罗斯队,获团体亚军,这一成绩至今仍在朋友圈为人津津乐道。

邵连现为南通书法国画研究院院长,一级美术师,国家艺术基金评审专家,省优秀青年国画家,省“333高层次人才”,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,他的画展有《贺兰山写生册》,中国画《山涧涛声》《一溪流水和烟雨》《云水可居》等,尽显大自然的雄浑博大及岁月沧桑。

色粉画《叠·G时代》《脉系列》《存在系列》《故乡的雪》等是南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冯卫军的画作,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,南通民盟江东美术馆馆长。他的画作受中国传统影响,色彩极简但极富张力和动感,作品震撼力和视觉冲击力强。

绚烂霜降送清秋

□孙同林

荏苒光阴似水流,又逢霜降送清秋。

霜降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,也是一年之中昼夜温差最大时节,中午热,夜晚气温骤降,地面上的水汽遇到寒冷空气,凝结成霜,“霜降”由此而来。霜降在每年10月23日—24日交节。

霜降有三候:一候,豺乃祭兽,此节气豺狼开始捕获猎物过冬,储备食物。二候,草木黄落,秋尽百草枯,霜落蝶飞舞。此时,西风漫卷,催落了叶,吹枯了草。三候,蜇虫咸俯,此时寒气肃凛,蜇虫也全在洞中不动不食,垂下头来进入冬眠状态。

“一夜新霜著瓦轻,芭蕉新折败荷倾,耐寒唯有东篱菊,金粟初开晚更清。”白居易的《咏菊》形象地描绘出一幅霜降的节气景象。清晨,初降的霜轻轻地附在瓦上,白蒙蒙一片,就像披上了一层轻轻的薄薄的白色纱衣。菊花的绽放,成了一道绚丽的风景,点燃了这个季节的生机。

对于草木、庄稼和一些小生灵而言,节气对它们有着天壤之别,春天的惊蛰是一道关,深秋的霜降又是一道关,两道关,一阴一阳,一个主生,一个主衰。惊蛰的一记霹雳,惊得它们如神灵附体,刹那间,眨动起惺忪的眼睛,走进一个热闹的季节。而霜降,如同秋天念出的一句黑色咒语,一语既出,但见落叶纷飞,清晨的原野上,落下满地的银霜;人们已然发现“霜降杀百草”的萧瑟,渐渐地,甚至会感觉到“风刀霜剑严相逼”的肃杀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到霜降,村庄就被五颜六色的秋叶所笼罩,“山明水净夜来霜,数树深红出浅黄。”深秋的树梢挂几个没有采摘的黄的、红的柿子,把乡村装点得分外妖娆。那满地的树叶成为一种动力,一种诱惑。清晨,老人们提着竹篮,早早地去把落叶拢在一起,装进篮子拎回家喂羊积肥。恋床的我们,突然被母亲叫醒,内心有一百个不高兴,可想有了树叶,就有了羊儿冬天的饲料,也就有了来年三五元钱的学费和买纸笔的钱,尽管不情愿,但还是揉揉朦胧睡眼,拎起篮子走向门外。

“小蚂蚱,一身黄,蹦蹦跳跳过时光。吃了吃的咯嘣草,喝了喝的露水汤。刮风下雨都不怕,就怕秋后一场霜。一场霜打没奈何,豆豆底下把身藏。”童年的一首儿歌,在秋野上悠悠飘荡,荡起心中一种久违的温馨。朝脚下的草丛俯身细看,果然有一两只蚂蚱在草丛中蠕动,它们已经蹦跳不起来了。抬头远眺,长空中正有一群南飞的大雁,一阵阵鸣叫,残月在天,霜花满地,大雁背负着霜天匆匆远行,不禁又让人感受到一种“西风烈,长空雁叫霜晨月”的意境。

记忆中的霜降里,总有农人匆忙的身影,俗话说:“白露到霜降,农百家般忙”,他们匆忙地去收获今年,又匆忙地去播种明年。霜降时节,水稻、玉米、大豆之类五谷杂粮作物已经归仓,而棉花还在坚守着最后的岗位,一株株棉花,枝叶老去韶华不再,剩下有点发黑发皱的棉花仿佛母亲皴裂的手指和苍老的面颊,在阵阵秋风中绽开,它的洁白,它的柔软,那触手难忘的暖意,仿佛母亲最温暖的呵护与深情。关于霜降的农谚很多,有节气对农作物造成影响的:“霜降前降霜,挑麦如挑穗;霜降后降霜,稻谷收满仓。”“稻是秋后草,就怕霜来早。”有对季节农事安排的:“迎伏种豆子,迎霜种麦子。”“霜降前十天不为早,霜降后十天不为迟,霜降种麦正当时。”等等,节气可是帮了农人的大忙,它指导着农人安排农事,安排生活。

古有“霜打菊花开”之说,每年的霜降总是与重阳节很接近,登高赏菊,也就成了霜降这一节令的重要人文活动。登高可以使肺功能得到锻炼,同时登至高处极目远眺,赏心悦目,可以舒缓心情。这些习俗对保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古人讲究“补冬不如补霜降”,如东民间亦有“一年补到头,不如补霜降”的谚语,吃柿子是如东人这个节气里的一个重要食俗。柿子一般在霜降前后成熟,这时候的柿子皮儿薄、肉鲜、味美,营养价值高,还可以御寒保暖,补筋骨等,因此,霜降吃柿子不仅有保健意义,还有品尝美食的含义。

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,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堪称《诗经》压卷之作的《蒹葭》,以霜降时节为背景,足可见此节气的特殊之美。一夜寒秋,大地披霜,青色的苇叶上铺着一层薄薄的轻霜,雪白的苇花在秋风中摇曳,秋水潺潺地流向远方……

霜降是一个很独特的节气和气象,唐代诗人李约在《从军行》中写道:“霜降滩池浅,秋深太白明。”在霜降这个时节里,天高了,地远了,水清了,就连星星和月亮也好像更加明艳了。

霜降的威严是由立秋、处暑、白露、秋分和寒露一点点铺垫起来的。目光所及,色彩层叠多变,每一片叶,每一朵花,都染上了暮秋的深沉和优雅。高远的蓝天之上只留下几缕白色的云丝,给人以吹尽浮尘始见天的清朗感觉,让人生出敬畏之感。

江海风物

(南通市楹联学会供稿)